

FALANKEFU XUEPAI
PIPANLILUN DE LISHI YANJIN
法兰克福学派
批判理论的历史演进

陈士部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法兰克福学派 批判理论的历史演进

陈士部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历史演进 / 陈士部著. —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81110-865-1

I. ①法… II. ①陈… III. ①法兰克福学派—哲学理论—研究 IV. ①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6264 号

本书获淮师范大学出版基金、安徽研究生精品课程
《美学研究》平台建设费资助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历史演进 陈士部 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8mm×210mm
印 张: 9.2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3.00 元
ISBN 978-7-81110-865-1

责任编辑: 江 琛 姜 萍
责任印制: 陈 如 韩 琳

装帧设计: 王 芳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5106311



序

姚文放

如果将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再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史视为一桩学案的话,那么“批判”概念就是贯穿这桩学案之始终的一条红线。最早是康德建立了“批判哲学”这一庞大的哲学体系,使得“批判”概念进入了西方近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不过康德所说“批判”是指考察、分析和研究,他的“三大批判”旨在辨析人的心理功能,考察人的理智、情感、意志有多大能力、多大范围,反思获取知识是否可能以及如何成为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否定黑格尔哲学为封建德意志国家进行辩护的庸人立场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而他们已是在否定、反对、批评的意义上使用“批判”这一概念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黑格尔的哲学口号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如果对上述命题加以批判性的理解的话,“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这一说法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即在资本主义方兴未艾之际对于现存事物的否定。

“批判”是与法兰克福学派密切关联的一个概念。法兰克福学派一方面继承了德国哲学传统的血脉,另一方面自膺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后学,因此对于“批判”方法的运用可谓轻车熟路、游刃有余。但由于他们面对的是与其德国前辈们截然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所以形成了“文化批判”的路径和方法。他们力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本质,发挥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即对于现存事物的否定,特别是对于发达工业社会的现存文化的批判,个中成员在这一点上都堪称旗帜鲜明。不过像任何学派一样,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必然会与世推移而发生种种流变、分化、偏离和变异。

那么,我们今天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有何意义呢?如今我们面临着一种迥异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文化形态即大众文化,市场经济、消费社会、大众时代、全球化浪潮、金融风暴等巨变和异动赋予它种种异乎寻常的内质。对于大众文化,多年来的文化研究普遍选择“文化批判”的价值取向,这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有着密切关系,尤其是“文化批判”形成的早期,即便现在也不能说与法兰克福学派毫无干系。不过无论是早期还是现在,我们采用的“文化批判”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都既有同又有异,既有合又有分。说其“同”和“合”,有两点理由,一是我们如今所处的现代商品社会、消费社会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状况虽有很大差异,但也不乏类似之处。二是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使得地球人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方面往往面临着共同的问题,而如今信息传播和交通运输的方便快捷又大大缩短了人们之间的时空距离,这一切都使得整个世界在求同存异的大格局下有更多趋同的方面,当然文化也不例外。这就使得我们借鉴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成为可能和必要。

说其“异”和“分”,也有两点理由,一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最初形成,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当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逃离法西斯铁幕笼罩之下的德国而流亡到美国,面对

着渗透着浓厚商业气息的大众文化产生了两大文化心理落差，一是从严谨典雅的德国文化到喧闹浮嚣的美国文化的落差，二是从法西斯暴政到商业社会金钱统治的落差。特别是后者，在他们看来，美国式的文化成为市场机制和技术统治的帮凶，它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强制推行预设的商业策略。如此行径，恰与法西斯的强权统治如出一辙。为此阿多诺大声疾呼：“在奥斯维辛之后不允许游戏之诗！”正是这两大心理落差导致了他们对大众文化的严厉批判。而我们今天则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通过文化批判促进大众文化以及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二是在方法论上，我们所提倡的“文化批判”不仅具有否定性、消解性，而且具有建设性、构成性。它要对大众文化存在的缺陷进行否定和拒斥，但它不是用政治概念和道德规范去对大众文化进行判断，不是对大众文化进行道德审判和政治斗争，而是依据文化的规范例如文化的健全性、合理性和生长性来对其作出价值判断，激浊扬清、去芜存菁，进而使之不断得到更新和提升。

由此看来，陈士部的博士论文《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历史演进》就不无意义。该论文致力梳理和厘定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历史演进及其机制，提炼出“批判的唯物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的社会学”这一历史发展脉络，将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全部纳入这一框架之中，揭示了法兰克福学派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作了新的阐发和衍生。我觉得这一总体思路可以成立，在理论探讨上也富于创造性和创新性。该论文细说起来长处很多，而我更为推重的是该论文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的当代中国意义的揭扬，例如它为我们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提供了参照意义，为我们探索人文学科的学术地位与意义提供了话语资源，为我们设计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方案提供了借鉴意义，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的美学理论提供了启示

●.....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历史演进

意义等,都特别具有建设性和生长性,对于“文化批判”的进一步深化和健全当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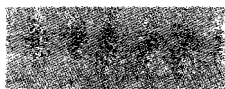
2010年9月20日



目 次

导言：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论纲	1
第一章 “批判的唯物主义”：批判理论的逻辑起点	20
第一节 《巴黎手稿》触发的灵感	21
第二节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滋养	38
第三节 早期批判理论的论域	52
第四节 批判理论的理论特征与方法论问题	72
第二章 “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理论的逻辑深化	81
第一节 批判理论逻辑深化的时代背景	82
第二节 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	91
第三节 批判理论的方法论原则	111
第三章 “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理论的基本主题	133
第一节 科技意识形态批判	134
第二节 大众文化批判	144
第三节 人格心理批判	153
第四节 美学批判	163

第四章 “批判的社会学”:批判理论的逻辑扭转	178
第一节 批判理论何以发生扭转.....	180
第二节 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逻辑框架与方法论特征...	189
第三节 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201
第五章 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缺席而又在场的幽灵	221
第一节 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脉象.....	223
第二节 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西方文化研究.....	233
第三节 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	246
结语:说不尽的法兰克福学派	264
参考文献.....	272
后 记.....	283



导言：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论纲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持续时间最久、成果最丰、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术派别。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出现与兴盛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趋向高潮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兰克福学派和批判理论荣辱与共，区别只在于前者是俗称（以相关的地理位置命名），后者是雅称（以其理论特征命名），而批判理论并不为法兰克福学派所独有，所以，鉴于对具体的理论思想的指称，还是“雅俗共赏”为好。简言之，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是指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有意识地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分析批判而逐渐形成的哲学、社会学理论，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中流砥柱。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酝酿、壮大与衰微呈现出一个界限模糊而又时段依稀可见的过程。审视这个过程，不仅有益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脉象，而且有助于我们在其自身的语境中加深理解其理论的特征。

一、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历史演变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作为一个学术实体,自然有其产生、演化的历史过程,但是,由于关注的侧重点、读解的视角不同,国内外研究界对这个过程有不同的划分。^① 尽管这些不同的区分有各自的理由与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区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

- ① 英国学者豪·艾兰在《批判理论》中依照“第一代”、“第二代”的次序去论述批判理论的变异。(参见[英]Alan How Critical Theory,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国内最早介绍法兰克福学派的专著是徐崇温先生的《法兰克福学派述评》(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欧力同等先生则标界清晰地把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明确区分为五个时期:孕育时期(1923—1929);创立时期(1930—1939);发展时期(1940—1949);昌盛时期(1950—1969)和衰落时期(1970—)(参见欧力同等《法兰克福学派研究》,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4—14页)。还有些学者按照法兰克福学派活动的地理空间的不同来划分它的发展时期:西欧时期(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美国时期(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西德时期(前)(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末);西德时期(后)(20世纪70年代初至现在)。(参见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上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128页)周宪先生则提出“三阶段”说:从20世纪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实践”;二战以后到60年代,“关心的是资本主义福利国家问题、大众传媒和文化产业问题”;60年代以后,是批判理论的第三阶段,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领军人物逐渐被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二代理论家所取代(参见周宪《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另有研究者拈取三个具体的时间点把批判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分为孕育与形成(1923—1939)、发展与成熟(1939—1969)、转向与重建(1969—)等(参见王凤才《追寻马克思》,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5—84页)。

理论演进的逻辑过程不存在客观的标准或尺度问题。我认为，在作这样的区分时有两点需要注意：一者是，虽然法兰克福学派活动的地理空间是促使批判理论发展的一个要素，比如，美国社会的大众文化的强劲统摄力诱使着批判的升级，但以此区分批判理论的发展过程虽说简便却不算妥当，因为活动区间的挪移并没有带来批判精神的直接变异；再者是，过程区分过细往往以交叉过多为代价而凸显不出其阶段性，且难免有琐碎、零乱之嫌，比如，把霍克海默出任所长之前也纳入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过程，虽然不能说这种做法不合理，但至少对批判理论本身而言，是不够精当的。

在我看来，要把握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阶段性至少要着眼于三个方面的因素，即资本逻辑的运演、西方文化传统的支撑和内部论争的张力等（下详）。基于此，我们姑且把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演进区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缘起与型塑（1930年代—1940年代初）

1930年7月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3—1973）接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从此揭开法兰克福学派新的一页（当时尚未使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称号）。作为批判理论的领军人物，霍克海默全面刷新了旧有的格吕堡（第一任所长）时代毫无创造性的以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为研究中心的实证性风格，更改了“咖啡店马克思”（马丁·杰伊语）这种兼收并蓄的做法。他在“社会哲学的目前形势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就职演说中认为，社会哲学是一种由经验工作补充和丰富的唯物主义理论，它同样将在不同的领域驰骋，不放弃其跨学科的、综合性目标；进而，在《社会研究杂志》创刊号“前言”中，他再次强调了研究所综合的、跨学科特性，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在沟通个体和社会之间的桥梁

作用。^① 霍克海默在 1930 年写就的《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以及《哲学的社会功能》两篇论文(堪称批判理论的奠基性文献)中,旗帜鲜明地崇尚“唯物主义的批判”。无独有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也把批判理论与唯物主义理论联系起来。他是这样说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就其对它的创始者的信仰来看,根本上是与唯物主义相联系的……社会理论是一个经济的体系而非哲学的体系。有两个与唯物主义相关的基本成分可以用来校正社会理论:一是对人的幸福的关注,一是深信这种幸福只有通过变革生存的物质条件才能达到。”^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唯物主义”的概念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作为一种重要的佐证,阿多诺(Theodor Adorno, 1903—1969)后来说过这样一句话:“霍克海默的短语‘批判理论’并非想使唯物主义成为可接受的,而是用它来达到理论上的自我意识。由此,唯物主义不仅同科学的‘传统理论’区别开来,同时也同对世界的拙笨解释区别开来。”^③很明显,这里的“唯物主义”对形而上学体系中的僵化理论与前苏联模式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学说作了双重超越,而同现实生活的自由、幸福意识和文化观念发生密切的关联。指明这一点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它与批判理论的本质特征荣辱与共。

作为“问题域”,这个时段“唯物主义的批判”或“批判的唯物

① [美]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 33—35 页。

② [美]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李小兵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 年版,第 174 页。

③ [德]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95 页。

主义”逐渐拟定出批判理论的基本纲要，发现并探索资本主义文明的潜在危机，运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策略初步展开对传统理论、权威与家庭关系、艺术与大众文化等多方面社会问题的批判性反思，从而为后来批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确定了世界观基础与方法论原则。“批判”这个法兰克福学派得以凝聚、形成的理论特征正是孕育于这个时期，它规定并初步践行法兰克福学派的运思方向与路径。所以，我们称之为“缘起与型塑”。

（二）发展与鼎盛（1940 年代初—1960 年代末）

批判理论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的新发展是有其标志性事件的。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对“国家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在上述第一个时段已经开始，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 1940 年到 1944 年书写的《启蒙辩证法》，则标志着原有的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升级到对整个人类文化内在逻辑弊端的检讨，直到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达到理论的巅峰。其间对法西斯的暴政与美国另一种极权主义的“新政”作整体的批判，以揭示工具理性、单面文化对人性的扼杀，这是我们将其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时段的理由。在这期间，已由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进入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批判，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进入到对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由单纯的意识形态批判进展到对技术理性、技术统治的批判。而 1968 年的学生造反运动（“五月风暴”）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产生强烈社会效应的明证，它昭示着法兰克福学派鼎盛时期的到来，同时也预示着法兰克福学派昙花一现的社会实践功能。

在这个时段里，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成果极其丰盛，既有艰深的社会批判理论著作，也有形形色色的批判社会现实的文本。它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剖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心理根源到建构“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如马尔库

塞的《爱欲与文明》(1955)、弗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的《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62)等。第二,对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和方法论原则的深入论证,包括对实证主义、极权主义的批判,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1947)、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1966)、霍克海默的《工具理性批判》(1967),甚至包括阿多诺的《美学理论》(1970)等。第三,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全面异化现象进行更深入的文化批判,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1947)、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1964)等。这个时期,“社会批判理论”比以往的“批判的唯物主义”,批判反思的视阈更深广,批判反思的态度更悲绝,批判反思的策略、方法更精致,批判反思的思想精神更深入人心,法兰克福学派由以发展至它的辉煌时期,我们称之为“发展与鼎盛”。

(三)衰落与延留(1960年代末至今)

1968年“五月风暴”的无奈平息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进入衰落时段的标志性事件,这在学界已达成共识。另外,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出于对“旧派”批判理论诸多局限性的清醒认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对话关系,倡导建立“批判的社会学”,致使学派在思想方法上开始解体;并且,1970年代前后,第一代主要成员或去世(如阿多诺)或离休(如霍克海默)或远在他乡(如马尔库塞),法兰克福学派失去了中坚力量。这样,法兰克福学派自60年代末日趋衰微,就不可避免了。但是,它的影响力仍然存在,它处于一种“缺席在场”的状态。比如,国外研究阿多诺已成学术热点,并形成五种理论模式,法兰克福学派提供的精神传统“在1972年仍然被描述为‘未知的向度’,被欧美的新

左派视为当代文化斗争中依旧有用的思想武器”。^① 同样，在当今的中国学界，法兰克福学派已成为哲学界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参照资源，而在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学术话语更是频繁出现在批判文本中。在我看来，衰落后余音绵绵应算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造化，这本身也是其学术生命力尚存的确证。

进而言之，如果我们以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理论、美学批判为切入点去考察其批判理论的历史演变，我们会发现，它的艺术理论、美学批判的形成与发展仍同上述整个批判理论的历史演进相一致。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早期的艺术与大众文化批判以及阿多诺的“音乐社会学”，既显示早期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又为后来美学批判的创设作了初期的理论准备。批判理论的发展与鼎盛同批判美学的发展与鼎盛几乎同步：在《启蒙辩证法》中包括对审美和艺术命运的历史性审视，也就是说，审美和艺术的历史命运是批判家们考察“启蒙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维度；而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哲学批判与美学批判往往并置，这一点我们从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与《美学理论》写作时间上的交错、穿插上就可以看出。似乎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学与文艺学领域的大获丰收之际正是它的批判理论进入巅峰之时，反之亦然。而及至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扭转“旧派”的批判理论，他采用康德的“三权分立”策略把审美和艺术划入以“解放的认识兴趣”为旨归的“批判的社会科学”，从而钝化了原有美学批判的锋芒，打破了“旧派”审美救赎的迷梦。可见，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批判与它的整个社会批判理论是同呼吸、共患难的。

毋庸讳言，我们这里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发展阶段性

① 张亮：《国外阿多诺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模式》，《哲学动态》2001年第3期。

的描述仍有界标模糊、互有穿插等缺失。这不仅是因为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成员之间的同事或师承关系在学术思想上各有其理论侧重点甚或彼此相左,但仍有其“向心性”,否则势必造成学派的离散;而且,在背后运演、支撑它的资本逻辑和文化传统等本身就不是铁板一块、归属分明的,这就从深层意义上表明批判理论的历史演化是阶段性与浑整性、定向性与弥散性、逻辑的历史性与历史的逻辑性的统一。

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文化逻辑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出现与演化不是偶然的,它是资本逻辑的运演在文化哲学上的集中体现,是西方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回光返照,同时也是批判理论内部学术论争推动的结果。

(一) 资本逻辑的运演

马克思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正是基于资本逻辑与总体性观念,“通过哲学变革,实际上批判了从理性而来的资本主义分析方法,强调回到历史本身,回到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也正是在走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中,资本逻辑与总体性观念呈现出来”。^① 而时至 20 世纪 20 年代,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特别是二战后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资本逻辑如虎添翼,这样,“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二战后

① 仰海峰:《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及当代效应》,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32 页。